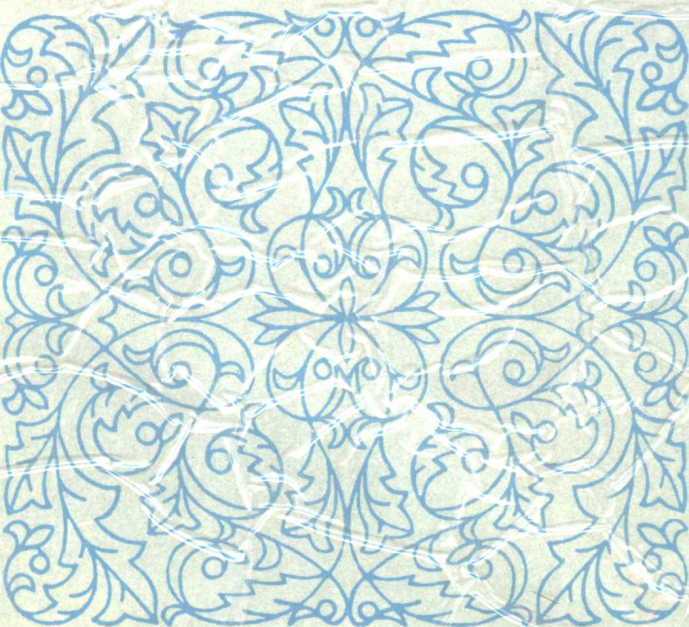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民
叢

第三編

• 93 •



上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93 ·

綜合類

上海一日

朱作同

梅

益主編

上海書店

第三部

風火山上



wt546/2003

第一輯

大上海的火山爆發了！

暴風雨前的北站

黃 河

照往常的情形說，每年七八月裏的貨運雖不頂旺盛，但也不怎麼平淡，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。自從抗戰的烽火在廣溝、橋縣起了之後，鐵路貨運的工作便一天天地輕鬆下來，特別是北上的貨物幾乎打了個對折，而由天津、北平退回來的貨物，又堆滿在剛空不久的月台上，幾百箱爛桔子流出來的液質象徵着商人們哭不出的酸淚。

接連這種情形而來的，便是南京運來的行李，像山似的堆積在貨棧裏，大部分貨運職員都被調去辦理行李的事務了。

駐站保安隊的人數突然增加了，路警楞着眼睛注視着行跡可疑的人……

「快要開戰了，情形不對得很呀！」

「南京的老百姓都往上海逃，怕真的靠不住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緊張的恐慌鑽進了每一個人的心裏，東一堆西一堆的人都在唧唧囔囔地談着，聞散的人張大着眼睛，想得點消息，唱五更調，四季花的小工在讀着人家遺棄下來的隔日報紙，大家都知道還同該會與誰併命。

早上經過吳淞路，靶子路，日本的軍用汽車在發狂地奔馳，拖着木屐的女人們手中拿着一條帶有紅線針的白布，行着那特有的鞠躬禮，請另一位同樣的女人縫那種據說可以安身保命的「千人縫」。

顯然今天更是更加不同啦，寶山路、虬江路口正由駐站的保安隊趕築工事，一些小工正在幫着扛沙袋，那一扇唯一通到辦公處的門，今天上了鎖，裏面站着一個全副武裝的路警，忽然看到這種情形倒使我一時呆住了。雖然近來的一切緊張情形足使人知道必有光榮神聖的那一天到來，但却料不到竟會在今天演出了大行進的前奏曲。

八點多鐘正在辦理一件退貨手續，四處浮動着的人像鐵屑被磁力吸着似的都向寶山路這邊聚攏來，然後像潮水般向鐵門那邊流了過去，一批又一批地依同一的方式在我眼前移動着，「喂！老黃！聽說行李房和票房那邊已有中國軍隊佈崗了，走，

走，去看看！同事×君跑來用極莊嚴的輕微聲音對我說。

「中國軍隊」多動聽的四個字迅速地將退貨事項弄得停當，顧不得脚會被路基上的石子碰痛，奔過了五六條軌道，站上的人是那樣多，就像不要命似的往車廂裏擠。一列車滿了，月台上仍留着那麼多，我們就在這人堆裏穿過去，開始用好奇的眼光搜索着我們的軍隊，那邊果然，啊！果然有一個，不，還有一個，綠衣服的男子，我們高興極了，不約而同的挺起胸膛向那邊走去，想看個仔細，如果不是保安隊，一定有符號可以識別的，可是不行，簡直有點怪異。剛走近他們的時候，不知那來的一股氣息似的東西，突然制住了我們，使得我們再鼓不起勇氣來走近一點，就那樣發呆似的在那合適的距離點站住了。望着他們當時的一舉一動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。

回到貨棧，心沈重得像是懸掛着鐵鎖似的，同事們圍過來，想從我們嘴裏得到一點消息，可是除了回答說「有」以外，我們還能說什麼呢？連自己也沒有看清楚，想告訴他們，剛才的情形，可是與痛和快樂硬住了我們的咽喉，仍舊讓笑聲混合在他們的言談中。

時間在緊張的氣氛中滑溜過去，平日貨棧裏那種特有的噪雜情形，今天突然靜得像是舊歷年初一。小工們的女人或母親氣喘喘地跑來四處尋找她們的丈夫或兒子，哀求似的嚷着要他

們回去搬家，站長室裏的電話不時響着刺耳的鈴聲，站長紅脹着臉跑出來地忙着手同各部主管人員轉達上級的命令，一扎扎的賬冊和檔案堆滿了一地，緊張由心裏爬上了臉。

近十點鐘的時候，從大站那邊跑來一個人，雙手在頭頂上急劇地揮動着，邊跑邊嚷：

「來了！真的來了！中國軍隊！鋼帽子！剛剛下車啊！開心得咧！」

「看看！」

另一個人指着對面喊着，大家隨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在滬甌車站那邊一排雄糾糾的中國軍隊用急速的步伐行進着，呵！多英武呀！鋼帽上所反射出來的光芒比寶石的光彩還美麗，五年來沒有見過這樣雄偉的景象啦！

軍隊走到寶山路平交道附近便很迅速的散開了，那樣有秩序那樣熟練地散開了。這是他們的國土啊！在自己的國土上，一切都是熟識的，雖然被迫別離了五年，可是這地方的一根草一粒砂他們都抱了絕大的決心不讓人移動一下，這血漬了的土地上將要開出更繁爛的鮮花啊！

我跑了過去，心像是會躍出腔來似的急劇地跳動，我不知用什麼話來表示我對他們敬佩的心情，那桿握在雙手間的槍和發射寒光的刺刀，鋼帽下那對發亮的黑眼睛，沈着而堅定的面容，子彈，背囊……啊，這便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象徵。

「辛苦了，同志！」

我挨近那個站在平交道口上的哨兵的身邊，很恭敬地這樣說，我怕他不理睬我，然而出乎意外的他笑着回答說：

「那裏這是我們的本份！」

啊！多偉大的回答呀！「這是我們的本份！」真愧死我了，他不是我比。我這年青嗎？赤黑色的結實肌肉顯示出他是一個飽經訓練的勇士。

「大熱天真辛苦哩！口渴嗎？吃點西瓜……。」

「不要！不要！我水壺裏有水。」

「那末……。」

我想他肚子一定餓了，跑到對面去買了幾只牛肉包子來。

「吃點粗點心，同志！不必客氣，我們都是自己人。」

他望着我微笑着不作聲，祇拿了兩只去吃，剩下來的我替他塞進口袋裏去，他仍舊不作聲向我行了個軍禮，然後握着槍蹣跚到那邊去了，態度真爽直得可愛！

下午我仍舊按着時候從家裏趕到關北來，日本的軍用汽車來往得更密，北四川路一帶也呈現着紊亂的狀態。北車站範圍以內施行緊急戒嚴，管理局前面馬路上掘好了一道道的壕溝。街路上尤密着看熱鬧的人，我們的軍隊很密的佈着崗。寶山路口的那塊金鼠牌美腿牌的香煙廣告折倒了，早已佈置好的榮昌正對着

北河南路，靶子路商店的樓上有幾處架着機關槍，寶山路，虬江路，轉角貨棧的牆打穿了，我們一向保守秘密的那座鋼骨水泥鐵壘，現在像奇蹟似的出現在人們的眼前。

大站裏一切都現得十分冷落零亂，除了站役們忙着搬運重要文件和用具以外。上午那種熱鬧情形現在像是過去了幾年，車僮們在吃着着實不完的食物和汽水，貨棧那邊正有兵士在担運子彈，七號月台上聚滿了鐵路上的職員，班長拿着名冊叫人簽到，升火待發的列車在靜肅的空氣中漆——忽漆——忽地吐着氣，裏面已坐滿了人。職務上我不必隨車出發，命令下來說明天九家到××路去報到，大夥便陸續開始回去，可是大夥兒的步伐都還緩起來，望着這壯麗的建築和數月來朝夕不離的工作地，不禁有點依依難捨。

「這次打下來怕不像「一二八」呀！老百姓決不讓再來個淞滬協定的！」

「要打就得打個水落石出，老實講，這些建築都轟不住，都會給炸光，榔子要穿頭了，一包毒濃不忍痛擗個乾淨，日後翻生那更難治。」

「中國軍隊這次來得真神出鬼沒，真痛快！」

「今晚不開火，便是明天，看看好啦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陽正吐着更強烈的火焰。

歸途中中心中有點悵然，但十分興奮，步子更快了些，天空的太陽東方巨人在展臂長嘯，大時代即將到來！

八月十二日

求正（學生）

旭日斜照着北站兩路管理局的大廈，也照過了附近住宅的窗格。我眼一睜開，一陣異樣的感覺，便製進了我的神經中樞。或許由於昨晚過度的工作吧？！因為那活潑似的大車的偉大雄壯的吼聲，棧房小工上貨卸貨時哼着的帶有原始味的，使人神往的「噯唷噯，噯唷噯……」的聲音，小販們的「冬瓜，茄子，一個銅板打三斤……」以及糞車，垃圾車的喧嚷……今天突然全聽不見了。甚至每天迎着朝陽，在簷上吱踏跳躍的鳥兒，也飛得無影無踪。或許躲在窠中吧？總之一切的一切，寂寞得像在無邊際的，無生息的沙漠中一樣。偶而從蒸鬱的微風中，傳來了斷斷續續的，有如沙漠上的駝商隊在行走，談笑，叫罵，鞭策一般的各種聲音，但過後，又靜寂了。

想起睡前的幾小時中：人們還很安樂，弛懈——乘涼，打牌，看電影，吃瓜，飲汽水……（雖然謠言四播）——而且一部分民眾，

還幫着黃衣健兒做了些輕快，滿意，欣慰的工作——二條明燈照澈了黑暗的運貨車，上面堆着一包一包的沙袋。

「噯唷！」一包從車上卸下，放在指定的地點。

「噯唷！」又一包從車上卸下，放在指定的地點。

「……」

運貨車每次滿滿地，笨重地，慢慢地駛來，等到車身全卸空之後，又轉快地，風馳電掣地駛去，接着二車，三車，四車……好了！已堵塞了路口的全部，但留着祇有一人可接過的小徑。這便是閩北國防第一線的一截，也就是侵略強盜的障礙物，牠將吸收多量的敵人的子彈，消耗敵人的實力，葬送敵人的命脈，保護我們具有偉大精神的衛國健兒。這是閩北民衆的成績，也代表全中華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同仇敵愾的精神。

「他媽的這樣就可以來一個倒一個了！」最後一位武裝同志，這樣輕快地叫了起來，同時伏在沙袋上做一個描準的姿勢，於是各人臉上帶着會心的微笑，踏着幽暗的柏油馬路，忙著回去休息了。

但在我睡眠中的幾小時的劇變，就成為我所想像不到的靜靜得像在墳墓中，孤寂得像在沙漠中，霎時間彷彿現出了一片黃色無垠的沙漠，一個寂靜的荒墳，這沙漠非但滾闊，毫無生息，而且是暴風將襲的沙漠。我呢，猶如一匹落伍的駱駝，懷着一顆驚悸，

孤寂，渺茫的心而長鳴，徘徊，並且預備着向墳墓中鑽，然而火炬已燃起了神聖，燦爛的火焰在沙漠中唯一的火炬，牠使我勇氣激增，不再作徒然的長鳴和徘徊，不再想向墳墓中鑽，而向牠邁進，牠照澈了應該走的捷徑，牠像指南針般的指示我到那同伴們正在喘息着的水草田，牠領導我去迎未來的暴風，衝破那被暴風捲起的沙柱，以爭取最後的勝利，民族的自由和獨立，維護世界的和平。

可怕的孤寂，終不能使我安穩地躺着，發獸似地胡想着。忽然，急促的敲門聲，接着便是革履聲，門開了，伸進房來的，是一個驚喜緊張的臉蛋。

「哦！表弟——敏。」我這樣想着，但祇把敏字很響很單調的洩了出來。

「你才起來？」他見了我睡態惺忪的樣子。

「情形怎樣？」

「怎樣？你還睡！我們大中華民國的顏色拿出來了。」說着也不由我問個青紅皂白，便拉着我往外跑，外面情形果然不同，昨晚的安樂已代之以擾亂，她儼已代之以緊張，一出街口，劈面就看見一位很年輕的健兒，穿的制服不是黃色的了，而是灰色的了，臉部帶着光榮的微笑，愉快地唱着義勇軍進行曲，排着兩箱子彈，輕快地一路走着。這種軍人的精神，就象徵着大中華民國的前途光明。

「這就是顏色啊！××師到上海了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接着又是一陣拉，直到寶山路，慢慢着腳步踟躕。

眼簾上映了一位一位年輕的灰服健兒，勇武，精幹，嚴肅，和藹……種種精神，表現在各個有紫羅蘭特色的嘴唇上，尤其站在崗位上的健兒，那種使人肅然起敬的精神，大有予打擊者以更重的打擊的氣概啊！衛國的健兒們啊！你們這種犧牲個人權利，幸福，而謀民族的自由解放的，至高無上的偉大的精神，是何等地值得全世界人士的歌頌啊！

平日挺立的籬笆，現在斜倚在沙包上了。素來秘密的，蔭蔽着的寶山路口的防禦工事，現在都赤裸條地跳上了我的眼簾——中正式的來福槍啦，輕重機關槍啦，小鋼砲啦，高射機關槍啦，鋼骨啦，鋼板啦，水泥桶啦，鐵鎚啦……等這都是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利器。

同時展開的，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流亡圖——擁塞着的，全是汗流浹背的，扶老攜幼的逃命的同胞，還有殘廢同胞的奮力踟躕。箱籠，鋪蓋，包裹，傢俱……等紛紛向租界內塞，這時租界也似乎慈悲地放大了喉嚨大量地吞着。出租汽車，場車，老虎車，人力車……等，無不利市百倍。就是這些也已足夠把寶山路，北河南路，界路……等擠得水洩不通了。

最後我們也捲入這流亡的旋渦裏去了。敏和我用了全力，合挑了二只箱籠，同時還幫助了一位同病的，挑着流亡重擔的老嫗。我們就這樣汗流渥地難在人叢中，向租界慢慢的推進。但是事情不就是這樣過去了，因為在現代的青年還須繼續負起民族解放的火炬邁進。

再見吧！將在沙場上殺敵的健兒們，祝你邁進，勝利！

再見吧！大上海第一線的閘北，祝你在砲火洗禮中無恙！ 308

「暫別了，閘北！」 江上（三十歲職員）

爲了遷移機器，已一連忙碌了好幾天，夜間照例該是睡得很甜蜜的了，可是不知怎樣，昨夜竟整夜未會合眼。

全廠只剩下我們四人，我和兩個練習生外，那位股東兼工程師的彭先生，也留着未走。誰都到租界上去了，他爲什麼還留在閘北呢？真是奇怪極了。那時大家祇付着自己的心事，也不敢問。他爲何於應付事變的突發起見，叫我們都住到樓下的一間小屋子裏去。這一夜，大家都沒睡熟，可也不敢談話。空氣靜得可怕，好像整個閘北，祇剩了我們四人一般。除了鐵床架因爲我們睡在上面不住的轉側的緣故，發出吱吱的聲音外，便是四人的不自然的鼻息，互相呼應着。

我不知在什麼時候合上了眼，到朦朧地醒來時，天空已發出魚肚般的白色。我向對面床架上一瞧，不見了彭工程師。我吃了一驚，忙起身趕出臥房，在辦公室走廊前，看見他站在那裏，叉着手，對着窗外路上呆望。

「昨夜很安靜呀！」我向他開口。我委實沒用什麼勁，可是喉嚨忽地大得使自已都吃驚。我趕忙低聲地說：「彭先生，你瞞戰事還會爆發嗎？」

「誰知道！」他搖了搖頭：「可是我們總得要有一定的準備纔好。」

他繼續告訴我，當我們昨日送走了最後一卡車機器後，他便在工廠四週的路上，察看了許久，幾乎全成了空屋。他在廠門前，中路上，跟兩位八十八師的勇士談上了，他們曾告訴他附近某幾處已埋上了地雷。并承他們應允到緊急的時候，指示一條可以安全地走到後方去的路。

「如果真的戰事爆發，我們能不能走出這裏呢？」我胆寒起來。

「爲什麼不能？」彭先生說：「軍隊對老百姓是負有保護之責的，昨天那個八十八師的兵士不是說過了嗎，如果走寶山路，那一定走不通的。我們必須沿中山路往西走，頂多繞一點圈子。」廠內的機器已搬走了十分之七八，但有許多原料和器具，還

未移動。我預料今天早晨還有幾輛卡車來搬，但形勢看來異常惡劣，我對彭工程師留在閩北，心中惴惴不安。

「彭先生，你不如先走吧！這裏的東西，等會兒車輛來後，我能招呼的，你不用留在這裏了。」我勸他早一些離廠。

「噫！你以為我留戀着廠屋，留戀着這許多東西，所以不走嗎？」他笑了起來。「我對你說，我想留在這裏看看這大時代轉變的一剎那是怎樣的一個光景呀！至於這些東西，我們預備犧牲了，不要了！」彭先生的態度依然那般平靜。

我忽而想到自己個人的前途上去，覺得很苦悶，不期然的說道：「要是大砲真的響了，我們的工廠便完了，我們也只能準備着失業！」

他對我正經的注視了一眼，他肯定地答道：「完了！我們的工廠是完了！我們的物質雖完了，我們的精神却是永沒有完盡的日子呀！」

兩個練習生也已起身，走來問問要不要煮些稀飯吃，廚房裏還留着好多米呢。可是誰都不覺得肚子餓。我們搖了搖頭答復他們。

我們閒步走過休息室，裏邊的乒乓球桌子，又起了網兒，很安靜地躺在地中央。彭先生忽要我伴他打回乒乓。可是打不上三四下，大家都沒心思弄這玩意兒。他丟掉了球拍，坐在桌邊，翻閱着一份

過了好幾天的報紙。

我耐不住這寂寞的苦悶，又開口了：「要是大砲真的響了，我們往後會變得怎樣？」

彭先生皺了皺眉說：「你說話老是用『要是……真的……要是……真的……』想來戰爭對於你是非常的害怕吧？」

「這……」我覺得有些窘迫，但終於大膽的說了：「戰爭對於我們的工廠是含有極大的破壞性的。戰爭一發生，像你彭先生一流民族資本家，豈不是都要遭受極大的損失嗎？」

彭先生格格地笑起來，終又很莊嚴的說道：「我們的工廠還是半作坊形態的工廠，手工部份很多，這是你知道的，我們還不配稱為民族資本家呢。老實告訴你罷，我是希望戰事能實現的。否則我們的工業，永遠沒有抬頭的日子了！」他傷感地沉倒了頭。繼又說道：「即以我們的工廠而論，連年屢遭打擊，却是爲了什麼原因？」

「貨賣不出去！」我回答着說。

「着啊！北方土語——即對啊！」但爲什麼賣不出去呢，這也是你所知道的！市上有比我們成本更廉的劣貨在與我們競爭着。所以即使我們不抗戰，我們的工廠，至多再維持一年半載，結果還是要關門的。」

我向窗外大路上望望，除了隱約有幾個穿綠色制服的兵士

在走動外，寧靜如故。太陽照在樹頂，樹葉兒動都不動。

我等待着有運貨車來裝東西，可是今晨街上什麼車輛都不會見過。

「彭先生，他們真的不再來搬東西了嗎？依我估計，能搬的還值萬把塊錢呢！」

「已是九點鐘了！」彭先生看了看手錶說道：「大概準備犧牲，不要了萬把塊錢的東西算不了什麼！我們的股東都很明白，知道將來抗戰勝利之後，有十倍於此的收穫等待着我們呢！」

我正對着堆得高高，擠得滿滿的貨倉發怔，突然爆竹般的聲音響起來了。接着空中傳來轟隆隆的大砲聲，振得玻璃窗格的戰慄着。平靜的中山路上，忽地有人走動忙碌起來。辦公室的窗上，正指正九點一刻。

彭先生從休息室裏跳了出去，噓了一大口氣，歡呼般的喊道：「好啦！我們有復蘇的日子了！我們走吧！不能再留在這裏了！」

兩個練習生，很敏捷地用一根扛棒扛起了一只不到一匹馬力的精緻的小馬達。那是彭工程師作試驗時用的心愛的東西，昨晚却忘了交給卡車帶走。我提了一大包誰都有份的衣包，彭先生提了一籐籃的書籍。鎖上了大門，跟着路上一大羣人往西急急的走。我對這朝夕進出已經十年的黑漆廠門，不勝留戀難捨，時時回頭探望。彭先生豈能忘情，也不時的回過頭來。他打起精神，拉了我

走前一把，叫道：「勇敢地向前！」他又回過頭去喊道：「暫別了，我們不久就要同來的！」

扛小發動機的兩個孩子，忽地高喊：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我忍着眼淚，跟着他們大踏步的向前走。（三三）

忙煞了我們

道（三十二）
（銀行職員）

八點鐘後，靜寂的辦公室內，人聲漸漸嘈雜起來，三五成羣的成為幾十組。他們有的在報告他們昨夜所獲得的特別消息，有的在痛罵二十九軍當局的糊塗，輕輕把平津送掉，有的懷疑政府的政策，為什麼老是「只開樓梯，不見人下來」！但儘管他們是從何談起，最後討論的中心問題，還是歸結到上海局勢演變的前途。他們儼然分成兩派：一派認為上海局勢的緊張，是暫時的，敵軍軍艦的雲集滬濱，是恫嚇性質，決不願在此燃起烽火；中國呢？還不是和以往一樣的屈辱了事。另一派的意見，卻適得其反，他們引證了蔣委員長數次發表談話所示的決心和最近當局的動態，認定這次決不會再屈服於暴力恫嚇之下，一定抱着「敵來必拚」的堅決態度，要與敵人醒悟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。激辯和討論，把和平恬靜的辦公室，充滿了憤懣和仇恨，每一個人緊咬着牙關，睜着雙目，握緊拳頭，簡直是準備嘶殺前一刹那的英武的姿態。

九點鐘了，開始辦公的鈴聲把緊張的情緒和緩下來，各回本位工作。這時候，在櫃上守候的顧客已比平日要多上幾倍，外面還源源不絕地進來，各人的心裏知道今天的工作一定不「結棍」，捲起袖管開始辦公。可是，儘管你如何加緊努力，櫃前的人卻愈擁愈多，由一排兩排而增至四五排，黑黝黝的人頭，流露出憂懼憤恨的神色，間有幾個急性朋友，用嗚呼的喉嚨在催促。可是事實上手續是要一步一步辦下去，應接的人，要一個個接下，細心謹慎辦手續，一個「啊喲！」是要吃賠帳的。記帳的人，雖手不停留，汗不暇揩地在寫，可是面前仍堆積着一大疊的傳票。喂！這是經理問來的，立刻要××萬元；於是，上至主任，下至練習生，攔下原來的工作，先來奉行上司的命令，特別把結特別賣力，數分鐘內將手續辦好，鈔票送到。不一會，又是一個相同的命令，這是某襄理的，立刻就要，於是免不了又是這麼一陣。寫呀！忙呀！傳票是愈積愈多，櫃前的顧客越擁越多，緊張的工作，把一切都忘了！

必要的手續，一切都辦妥，最後要輪到收支股了。固然，收款地方是不見一個顧客，閒得幾乎要打盹，可是付款的人，却忙得要命。老司務送到的三兩萬鈔票，價值應付數百元，數千元的顧客，差不多在十數分鐘內就告罄了。上萬的顧客，大都到鈔票間直接支付。所以，鈔票間內從庫房裏搬出一箱箱鈔票，簡直不像可以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，而是像鮮豔奪目的傳單，盡量地分發出去。看呀！

廿五萬一箱的鈔票，不上一小時就不見一張了！啊，那還了得！收支股主任見到庫房裏的庫存急速地減少下去，心裏未免有些寒心，於是惟一辦法，當然是請經理設法到中、交、三行去補進。

畢竟經理的神通廣大，在數分鐘後，交涉打好了，立刻命令收支股：中央可拿××萬元，中國可拿××萬元，交通可拿××萬元。錢是有着落了，苦了的卻是某君。他今天一直到中、交、三行去取現鈔，天氣是那樣的炎熱，衣衫都給汗濕透了，但是，你吃了這碗飯，即使是赴湯蹈火，亦得去做啊！鈔票是一批批的進來，可是後一批還沒有來到，前一批卻早已用光了。緊張，空慌，忙碌，這樣的繼續着，四點鐘了，打烊鈴響了，人潮才漸漸地退去，好容易透了一口輕鬆的氣！

「國軍八十八師已到北姑佈防，」這一個消息，是多興奮啊！每個人快樂得忘記了剛才的疲勞，面上露出了渴望的笑容。上海的中國人，得不到國軍的保護，已有整整的五年了，現在大家還有什麼可說，除了會心的微笑，預祝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到來之外！（20）

上海開始怒吼了

王自強（學生）

「八一」是富有「煽動性」的，但總算平靜地飛去了。

「浦江日艦雲集」——「搬家風大熾」——「日兵在虹江路架機關槍」——這，明顯地昭示出那激跳的高潮超越了「一二八」前夜的水平線。

「也許是當真要幹起來了。」氣吁吁地說：「在大陸商場，我看見社會局滿載行裝的車子，強，不是嗎？報上說市政府已遷楓林橋舊址辦公。」

立報載着今日下午四時「難關」

街面上滿佈着沉默的臉，浮動着忙亂的脚。

到憲才圖書館去看報，人比往常增加五倍。

×日新聞載着我××師開抵北站的特號消息……

平靜的南京路也混在騷動里，箱籠，什件，墳車，汽車，人力車，

……在日昇樓，在拋球場，兩支警察的大動脈在飛躍。

沒有怨恨，只有憤怒，中國人已在艱苦中鍊成一塊鋼，爲了民族永久的生存，爲了不甘心做「準亡國奴」的「槍靶」都樂意把老家燃出幾天來「和平底夢幻」已給事實粉碎了——是的，爲了和平，讓我們堅起正義神聖的戰旗吧，東北的血債，淞滬光榮的「先敗」……五六年來，「友邦」已把我們鍊成一支勁軍，指示了去實踐那爲自由而爭鬥的使命！

「讓每條街都變成戰場吧！」——「讓每所房子都作爲堡壘吧！」——鮮紅的顏色剝去了我們面前底陰翳，我們已從幽

黯底末稍走進黎明底起端！

傍晚，空氣又緊了些，英法兩租界已在交界處架了鐵絲網，雖然仍許通行……

對我說：「閘北已開火，電話不通」他急喘喘地講完就走。我不懂他底消息是哪兒來的。

到愛多亞路報館地帶去巡視：華美及東南果已帖出用紅墨水寫的驚人號外：

「本報訊：今晨九時一刻，日軍闖入華界，被我保安隊嚴拒，發生衝突，刻巷戰甚烈！」

熱情的臉孔緊張地露出高昂的微笑，不該說是勝利的笑了。午餐後。

到外灘公園去。

日艦很多。「出雲號」在跟「大使館」屋頂練旗語，太陽旗頻頻地垂着頭。

「日本底國民呵！軍艦外衣的顏色，也許要變成你們命運底寫照吧！」我默默地想。

一艘法艦進口，泊在十六鋪。

商輪接連地向吳淞開去，連頂層也站滿了人……

外白渡橋上人和車連成一條帶，像一節緩行的列車。我仰望閘北的高空，幻想著砲火中英勇的鬥士！

市輪渡碼頭，江邊，草坡上——形成一個譯天的難民收容所，狼狽而悽楚的景象。

「我一定要加入到戰鬥里去！」我幾乎從心底叫出來——我太激動了。

轉到望平街，號外在瘋狂地嘶叫：

「阿要看看我軍進迫敵司令部！」

銀行已「奉財部令：自本日上午十時半起「休假」兩天」，這大約就是「戰時財政」吧！

在四川路、河南路、江西路……「搬家潮」洶湧地向南流。喇叭聲，雜音，織成了都市反常的一支悲壯的進行曲。

我帶着一顆充滿了興奮和光明的心走向寓所。B說已聽見過砲吼，我却沒有。

黃昏。

捲的怒浪更高漲了。

年紅燈稀落地在夜空動盪。街頭飛着夜報。

「抄靶子」的很多……

在朱葆三路、舞場和酒吧間里還飄揚着金圓王國流行的豔歌……

夜已很過了：我第一次聽見帶有歷史性的大砲底怒吼。

憶「八一三」

王勾秋（新聞記者）

虹橋事件發生後，整個上海已是籠罩在嚴重的氣氛裏了，十一日下午日本第三艦隊軍艦十六艘駛進黃浦江，下午四時日本總領事岡本向市長俞鴻鈞提出無理要求：一、撤退保安隊。二、撤去保安隊所築的工事。他籍口中國保安隊的駐紮，防礙日僑的生命財產，同時把先前答應從外交途徑解決的諾言，又籍口東京政府及民衆態度強硬，賴得乾乾淨淨，反而加上十六艘兵艦的威脅力，自然談判是絕望了。

於是局勢更嚴重了，情形格外紊亂，日本海軍陸戰隊紛紛登陸的已有二三千人，中政府以日方劍拔弩張，知上海的和平必將被人破壞，也有遣派正規軍來滬的消息。十一日晚上謠言四起：不是說那兒已在接觸了，便是那裏又打殺了日本人。這夜十二時，筆者為證實此種消息是否確實，曾驅車至吳淞、江灣一帶視察，因為傳說的地點是在這一方面，出了租界，先到寶山路北站公安分局，公安局的辦事人多在門口乘涼，態度相當悠閑，問他們有沒有發生事故，他們似乎怪我問得奇特，顯得莫明其妙的樣子。沿途也沒有兩樣，一切的確如平常一樣，歸途中經過楊樹浦路，百老匯路，日

本的兵艦在黑海裏閃爍的打他的燈語，以外各日商碼頭上也無動靜，歸來二點鐘這一夜算是平安無事地過去了。

翌日午飯過後，電話來了，報告的消息是下午起北站的車子已斷，因為一中國軍隊已經開到了北站，為戒備計，停止通車，二車輛發運兵之用，軍車僅止於真如，崑山不必再來北站。當然形勢的嚴重是意想中的事，但料不到竟如此之快！打電話到北站，電話局說租界與開北的電話已經不通，馬上乘車到北站，沿途遷徙的人使車子無從行走，過了蘇州河，寶山路一帶租界內的商店，正在拉鐵門裝牌門，公共汽車本來是通到界路，今日就停在愛而近路。

昨夜與今日不過十小時，變得這樣快，真有點不相信，可是情形的確是這樣。寶山路鐵門，北站前後，已都戒嚴，武裝同志跑步向車站裏面去，崗位上除了警察以外，還有保安隊，開北商店已完全關門。記者拿出自己的證章，證明我是新聞記者以後，才得走到車站裏面。鐵軌上看不見一輛車，買票的門都已關閉，站上高級職員都已另遷，以往嘈雜的聲音，現在被達達的雄壯的步伐聲所代替了，武裝同志個個精神飽滿，銅盔在陽光裏閃閃發出耀眼的光，界路一帶站滿了人，隔着鐵柵望，個個都眉飛色舞。警察局限今日二時以前開北商民一律遷出，今夜恐怕就要接觸了。但這是中國迫不得已的措置，日兵在虹口登陸者已達五千。

素來不喜歡中國抵抗日本的老大帝國，為着一萬萬鎊在虹口區內的投資，竭力從中斡旋。由英國為中心的上海各國領事團出來調停，於十一日送給中日兩方備忘錄後，十二日午四時邀集滬市長俞鴻鈞、日總領岡本，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會議室開會，他們見雙方態度強硬，也只有消極地想出一個辦法，以為中日戰事實在無法避免的話，也應該讓出最後二十四小時為居民的遷避準備時間，會議就這樣無結果而散。

好了，這二十四小時，是最後關頭了，沒有一個人不這麼想。這是十二日下午四時起開始至十三日下午四時截止。挨過這夜，十三日早晨記者特別起得早，七時即出發預備到開北虹口去作最後的巡視，可是華租界鐵門已關閉，租界內萬國商團已出動，鐵門外面沙袋鐵絲網的工事已經完全築好，武裝同志架槍在守候，東洋兵來予以打擊。轉頭向東走北四川路，鐵門還開着，因為時間沒有到，外人及華人在搬家的又因其他無路可通，北四川路是僅有通到租界的一條，所以紊亂異常。這是日本兵在租界內的根據地，倭兵托着槍望着一羣羣的人，像要把他們吞下去一樣。記者沿北四川路走，將近寶興路的時候，突然湧起一陣密密的鎗聲，一羣人如潮一般向南湧，搬家的多放棄物件車輻僥狂奔，小孩哭，婦人叫，僅聽得快點逃命的喊聲，天翻地覆。這時記者看錶是九時一刻，雖則知道東寶興路已經開火，但沒有明白究竟，心想還是等等，待打

聽明白再說。暫時在一家屋裏一躲，讓過了湧來的人羣，後來的人說：「寶興路日本兵向中國兵衝，被中國兵打退了，快點逃！」這時槍聲已停，記者趨車而返，終於證實了戰幕已啟。

下午四時十分，八字橋砲聲響了，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，就此全面揭開。(84)

「八一三」所見

張美懿

毒辣的驕陽，清涼的晨風，依舊侵襲着上海的市容，可是，這平日繁華昇平的氣象，今日却被雜亂、緊張、恐怖、興奮的空氣籠罩着了。人們那鎮靜的心，平和的血，受了這一切的刺戟，都變為焦灼、煩亂而沸騰着。澎湃着！他們彷彿完全沒有注意到風的到來，驕陽的存在。他們所唯一注意的，是聲音；這聲音常使他們神經過敏地，感到他們所期待着的另一種含着重大意義的聲音去！

突然，「轟」的一聲，呵！民族的野火開始燃燒了，神聖的砲聲響了，我們的勇士浴着敵人的鮮血，一個個衝上去！一個個殺上去！這「衝」！「衝」！「殺」！「殺」！的聲音，清晰地，在每個孤島上的人的心裏交響着。於是，他們微笑了，他們的情緒更高漲，意志更堅決了。他們想起這無數為民族的自由，為國家的生存，而前仆後繼，浴血苦戰的勇士，就感動得忘了家，忘了自己的一切。也許他們自

己從今天起，就會變成一個顛沛流離、失業破產的人，可是這些痛苦，爲了未來的幸福，爲了萬世子孫的光明，也是應付的代價。祇要最後勝利早日來到，幸福的生活早日實現，那麼即使犧牲了一已的生命，也是值得的啊！於是他們底臉露出愉悅興奮的表情！

「呵，開火了！你們看見號外嗎？到底是我們勝利了！」

弄口成了臨時的會議場，東一堆，西一堆，集合着男女老幼，個個驚惶的臉上，添上得意的笑容，在互相討論着，探問着，報告着！

「怎麼不看見？我是早已料定，這王八蛋，矮鬼子，準會碰一個大釘子的。他們好大胆！以爲現在的中國人，還是好惹呢！」一個工人模樣的中年男子，神氣活現的邊說，邊笑。

「這才好呵！才出了我們的烏氣，我活到六十歲了，常常聽見別人嚷着抵制什麼貨，打倒什麼人。但總是祇見鑼鼓響，不見鑼鼓樣，直到現在，才鬧成功，唉！到底是現在的人，有本事，有決心，有血氣，爭面子啊！」人叢中，在沈默的一刹那間，閃出一個白髮蕭蕭的老太婆來，感慨地說了一大串。

「不過，唉！你們才不覺慘呢？看我弄到這地步了，以後就沒得住，沒得吃了。哪裏是家？到哪裏去找生活呢？」一個難民悲切地說：

「不！你的認識錯了，把你弄成這個樣子，到底是誰呢？是鬼子呀！誰不愛和平？但現在你要和平，辦不到了。假如不下決心，那麼亡

國後，做亡國奴的痛苦，才真正痛苦！你現在，雖物質上受痛苦，但精神是高興的，身體是自由的，眼前的痛苦，不過是達到光明日子的必經的過程吧？又算得什麼呢？一個青年不替別人能不能聽懂，滔滔地說了一大篇。

我走向大街去。大街充滿着蓬勃，活躍，興奮的氣象，馬路上貼報處，注目的標語下，行人道上，攢動着一羣羣熱烈興奮的民衆。他們忘了熱的太陽，忘了破碎的家，忘了自己所受失業的痛苦，甚至忘了被沖散了，被慘殺了的父母，妻子，兒女，兄弟，姊妹的慘狀，在讀着興奮的新聞，看着富有刺激性的標語漫畫，談着所見，所聞的忠勇故事慘酷情形，有些感動地呆看着救護勇士們的人忙碌往來，進行着他們所負的重大的使命。他們挺着的胸膛，那果敢沉著的勇氣，憤恨的情緒，豆大的汗珠，處處表現着他們底時代精神，愛國熱情，見義勇爲的胆魄。「喲！這才是新中國青年的精神，才真是爲國犧牲者啊！」我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。

難民，狼狽的難民！扶老攜幼，像潮水似的湧進了租界，他們那悽愴，困苦，飢餓，疲憊的慘狀，一一在我眼前閃過，可是耳朵裏，並沒有聽見過怨尤的聲音，中華民族的子孫，已認清了敵人的真面目，毫不怨恨地，忍受着目前的痛苦了。「啊！有這樣堅決，耐苦的民族精神，誰能把我們滅掉？我正想着，忽地一乘黃包車駛來，把我的左臂擦破了一塊皮，「唷！」我痛極回頭一看，原來，那乘車上坐着一

個比我的手臂更痛楚的女人！她懷裏睡着一個弱嬰兒，背後還背了一個男孩兒，前後堆滿了東西，遮住了她底視線，使她不能動彈，時時把兩隻飢餓而疲乏的眼，吃力地望着路向，很像一個狼狽的僵屍！唉！誰使你這樣辛苦？誰把你累呢？我嘆息着，想跑回家。但我終於壓住心頭火，再走了一段路。啊！更悽慘的流亡團，不絕地映進我底眼簾。看！這個背着個老態龍鍾的老婦的男子，跑得多麼吃力！他底喘息的聲音，引起我無限的悲感，憐憫，於是跟着他走。原來他後面還有一個挑着一担行李的女人，急急地趕着追上去呢！雖然，睡在籬担裏的孩子，不住的哭着，哭着！但她不聞不問，祇顧走，走不多遠，又把担子和那男人掉換一下，於是這個背負老人的責任，就輪到她了。我很憂慮，她底疲倦底身子，怎能吃得消呢？

忽然，他們一同停了下來，坐在路旁，向我問道：「姑娘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「這是膠州路，你們要到那裏去？」「唉！我們沒有一定的地方呀！因為我們才能從戰區裏來，又沒得錢，錢在路上被鬼子搜光了，那裏有錢找地方呢？」她悽愴地說，那飢餓的眼光，菜色的臉，低微而枯澀的聲音，使我一陣心酸，不知怎樣去安慰她。

「唉！姑娘！你不知搜盡我們的錢，還……還……」她忽然滴下一顆辛酸的淚。

「怎麼啦！」我急切的追問着，因為分明地，他們是有過非常的遭遇了。